

# 家和祖國

漢川專區文工團集體創作  
仲子·嚴吾執筆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



## 家和祖國

——雞冠山下，農村經過了土改，面貌一新。現在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農曆：

寧靜的傍晚。

山村，青蔥的樹叢環繞着茅舍，新墾的黃土牆上閃着陽光。門口，稀疏的籬外放着一擔松柴。房後騰起高大的稻垛。雞聲在遠處啼喚。

叢林的背後，炊烟裊裊，伸向無盡的天空。斜射的陽光照耀着遠山，凸出的山梁，凹下的山窪，陰影掩映着暮山的紫色。天空渲染起彩色晚霞。

黃大媽在籬外小稻場上摘棉花，碩大的棉桃帶給人以喜悅。多皺紋的臉上，雖然還看得出長年苦難的受壓抑的痕跡，但給予人以更多感覺的是她那種只有在新的生活裏才散發出來的慈祥和幸福的光輝。

孩子們銀鈴般的笑聲在遠處盪漾。童稚的吆喝牲口聲、牛叫聲，漸漸地從遠而近。隨後，響亮的歌聲遮蓋了這一切。

歌聲：（幕後，第一曲，笛子伴奏。）

八哥放的綠熒熒，  
放到天上攆老鷹，  
別看人小心不小，  
三歲孩子當大兵。  
身上穿的二尺五，  
手裏拿的八百斤，  
腳上登的抓地虎，  
打死鬼子美國兵。

（開始，一個孩子起唱，很快，許多聲音接了上去，逐漸形成整齊有力的歌唱，歌聲從遠方走向茅舍。）

媽：（站起來，手遮起耀眼的陽光向後望着）虎子！虎子！

虎：（在幕後）噯！回來啦！

童甲：（在幕後）天還早哩，咱把牛拴在這兒，到場上演習演習吧？  
（孩子們轟然地應答：「好！好！好哇。」）（一羣牧童舞上）

牧童衆：（唱第一曲）

八哥放的綠熒熒，  
放到天上攆老鷹，

別看人小心不小，  
三歲孩子當大兵。  
身上穿的二尺五，  
手裏拿的八百斤，  
腳上登的抓地虎，  
打死鬼子美國兵。

（舞止，樂停）

童甲：好不好？

童衆：好！

童甲：妙不妙？

童衆：妙！

童甲：再來一次要不要？

童衆：要！

童甲：趁現在天還早，咱們再來一回吧？

童衆：（闕然）好，好，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媽：（慈愛地）噯！噯！算了，時候不早了。看等會把我的棉花都碰灑了。都回家去吧，

明天再玩。

（童叟有點不愉快，但都很順從地蹦蹦跳跳下）

童甲：（走過去後又轉回頭）虎子，快點吃飯，吃了飯上學去呀。

虎：好，我放下碗就去啦。（親熱地靠近媽媽）媽。

媽：虎子，牛拴好啦？

虎：拴好啦。（把捲得高高的褲腳管往下放）

媽：看你！新做的褲子不愛惜，又搞上一褲腳泥巴。

虎：俺下小河撈魚去啦。

媽：叫你別下河，別下河，總是不聽話。叫你放牛，誰叫你撈魚啦？

虎：（撇嘴）人家都下去撈啦。

媽：人家，人家年紀比你大，會撈，你會撈個啥？

虎：（嘴撇的更高）好撈的很，我只差一點就撈着了。

媽：（又好氣又好笑）看你嘴撇的，快掛得上油壺啦。去，去後坡看看，你姐姐拾柴禾，

咋還沒有回來？

虎：（不理，向內）嫂子，飯還沒好哇？

嫂：（在內應）就要好啦，快去把你姐姐姐接回來吃飯吧。

（虎跑下，迎頭碰着他爹，差點把簍筐給碰翻了，嚇得倒退幾步。黃天明上。）

天：冒冒失失的，又跑啥？

虎：（親近）爹，你回來啦，我接姐姐去。（要跑）

天：走慢些，跑個啥，總有一天要把牙磕掉了就不跑了。

虎：嗯！（又要走）

天：看你那野勁！好好把姐姐接回來，別又在路上打架。

虎：（沒等他話說完就跑下，邊跑邊應）不打架，不打，不打。

天：（五十多歲的人了，身體還很結實。在舊社會裏一輩子受磨折，背壓得有點駝。土改以後，生活過得有意義，精神也顯得矍鑠。一心想着把自己家的日子過得再好些。）  
咋？小明砍柴禾去還沒回來？

媽：早回來了。

天：（看着門口的松柴，看看屋裏）柴禾就這樣擺到門口就算了？（輕聲）啥事凭急着想屋裏跑？

媽：（示意屋內，輕聲）看你說的，叫人家新來的聽見了啥意思。（聲高）小明半晚晌就回來啦，柴禾還沒有放下，就讓前灣興旺叫去開會啦。

天：「開會」，又是開會，也不曉得那來的凭多會開。土改都改過啦，田分到手了，她也有了。不好好多生點產，還開個啥會。

媽：（本能地護着兒子）你可別說咱小明不生產，小明咋不生產啦？（唱第二曲）

老頭子說話不着邊，

俺孩子怎麼不生產，  
雞冠山上好花多，

小明要算頭一朵。

你看咱小明，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田裏是田裏，地裏是地裏，這不是天才嗎？  
丁四、五天，田也翻了，地也犁了，麥子也種下啦。地裏活一放下，又到山上砍這  
百十斤一擔柴禾。這還不算生產，你說還要咋生產？

天：好啦好啦，我還沒說一句，你就是這一大堆。那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好，行  
不行？

媽：（滿意）哼！孩子就是不賴。（唱第三曲）

蘭草開花滿山香，

小明作事比人強，

從前灣，到後灣，

誰不誇來誰不讚。

你看咱前灣後灣，左灣右灣，這麼多年輕人，有幾個比得上他的。

天：（唱第四曲）豬八戒還說自己美，

老婆婆你別太誇嘴。

如今社會不一樣，

個個青年比前強。

你也別說的太大了，這幾年咱鄉裏的年輕人可都比從前進了步了。我看人家小喜、家功、家有、順生、興旺都不錯，人家興旺還是青年團員哩。

媽：（不服）我聽小明說了，他也參加青，青，青什麼團呀？

天：青年團。

媽：對啦，青年團，就是青年團，小明也參加啦，聽說區上都准了。（得意）我還聽人家說，咱鄉裏的人都要選他當生產模範咧，你還說人家不生產，冤不冤？

天：我剛才不是說了，算你的孩子好，還不行？

媽：（滿足）好就是好，什麼算不算的？

天：（偶爾地開老伴的玩笑）哼！你的孩子好，也是我的孩子好哇。

媽：（假生氣）不跟你說了。（有點耽心）小明呀，百事都好，我就是不樂意他參加個啥民兵，我真是叫往日那國民黨遭殃軍拉壯丁拉怕了，到現在一聽到兵字我就頭痛。

（向內大聲）明屋裏的，你來幫我把柴禾和棉花搬到屋裏去呀！

媳：（在內應）來啦，媽。（上，年紀很輕，身體倒壯健。種田人家的閨女，皮膚晒得黑是黑，可是黑黝黝的，看着就叫人喜歡。還是新媳婦，穿得乾淨俐落。從廚房裏出來，藍布褂上繫着黑圍裙）爹回來啦？

天：嗯。（看了看新媳婦，滿意地掏出旱煙來）

（燭、媳抬着柴禾進去，出來把棉花從簸箕倒到籬筐裏，又把籬筐抬回去。）  
（與此同時，黃天明吸着旱煙，沉思。遠處傳來悠揚的山歌。）（第一曲）

八哥放的綠螢螢，

放到天上摘星星，

長江河裏清亮亮的水，

雞冠山上綠叢叢的林。

緩打鼓來慢敲鑼，

聽俺山上唱山歌，

土地改革分了田地，

誰吃飯來誰作活。

（年輕的歌聲飛揚，老人在山歌裏沉思，婆媳倆順着山歌的旋律愉快地勞動。）  
（婆媳的東西都抬了進去。歌聲逐漸低沉到消失。場上，無限的靜寂。）  
天：（從沉思中緩緩醒回）真想不到，武黃天明苦了一輩子，到老來還能過幾天好日子。

（唱第五曲）我家幾輩都幫工，

沒有房住沒田種，

蜂子採花蠶作繭，

苦奔勞力一場空。

共產黨來把俺領，  
領俺翻身作鬥爭，  
鬥倒惡霸搞土改，  
窮人才算把田分。  
老鴉喜鵲會打糧，  
有了土地要人強，  
多犁多鋤上多糞，  
我家年年穀滿倉。

（幕後，牛叫聲）

天：這些孩子呀，不曉得牛來的不易，叫人總是不放心。也不曉得牛草喂好了沒有。（下）  
菊：（伶俐、活潑、愉快的女孩子，一邊回顧一邊跑上。）（唱第六曲）

嘰嘰嘰嘰嘰嘰，

你個小毛頭嘰，

一頓三碗飯，

做活不成猴嘰。

虎：（內聲）你跑，你跑，我總要攔上你。

菊：（故意逗他）嘰嘰嘰嘰嘰嘰……

虎：（追上、且追且唱第六曲）嘍嘍嘍嘍猴嘍嘍，

你個小丫頭嘍，

上山光抓子，

拾草沒一簍嘍。

（姐弟倆在場上追逐、嬉鬧，輕快的舞姿和清脆的歌聲笑聲中，洋溢着歡樂的氣息。）

天：（聽見笑鬧聲從後面出來）又是你倆。回來就鬧，快別鬧了，小心磕掉了牙。

菊：爹，你看，弟弟要打我。

天：虎子，別跑了。看你能安安神的神一會不？

虎：（嘟嘟、慫氣）光說我，她好。

天：（愛撫）嗨！看你那樣子。來，我問問你們，今天都幹了些啥？

菊：（搶着唱第七曲）問俺幹啥就幹啥，

先跟俺娘摘棉花。

虎：（接唱）俺的牛兒吃的飽，

放牛放到西山窪。

菊：（接唱）俺上山去拾柴草，

虎：（接唱）俺下河裏撈魚蝦。

菊：（接唱）魚沒撈到弄身泥，

虎：（接唱）拾草一把管個啥。

菊：你別管多少，總比一天到晚胡玩強。

虎：誰胡玩啦？（又追）

菊：（往屋內跑）你掄，你還。

虎：掄，就是要掄，我總要掄上你。（邊嚷邊追下）

天：（幸福地凝望着孩子們的去路，自語）這些孩子，該他們享福啦。

明：（強健的農民，充溢着年輕小伙子的活力，不習慣地揸着個三八式步槍上。）爹，

你跟誰說話？

天：（回顧）哦，你回來啦。

明：（看看四周也沒有別人，不懂）爹，剛才我聽見你是在和誰說話呀？

天：不是給誰說話，我是在跟自已說哩。（凝視兒子強健的身軀，眼睛流露出深摯的愛。）剛才你弟弟和你妹妹打鬧着玩，看見孩子們那股高興勁，我也怪高興。可總

是不由的就想起自己從前受的苦來啦。

明：爹，從前的苦早就過去了。現在都換了一個世界啦，好生生地你又想那些過去了的事幹啥？

天：（一生的經歷湧上心頭。沉重）你還不懂。一個人受的苦太多了，受苦時候的影子

總在眼前亂晃盪。(哽咽，有點說不下去。林後響起歌聲)你聽，張二叔又在那坡上唱起來了。

(樹林後面的遠處，傳來古老而抑鬱的歌聲。歌聲淒涼地越過叢林，沉重地在靜寂的場間震盪。歌聲激動着人的心靈，叫人沉入那古老的苦難生活的回憶。)

歌聲：(幕後，第八曲)雞冠山下水長流，

種田一世不出頭，

大戶人家吃酒肉，

貧賤夫妻百事愁。

星斗落了又出齊，

農戶早出半夜回，

沙灘成陣歇野鴨，

手上繭子蠟成堆。……

明：張二叔也真是，現在他也分了田地，日子過得怪好，他咋還總忘不了這老山歌，唱的叫人心裏怪難受的。

天：你還年輕，不會懂得老人的心事，那些受苦的日子，叫人忘不了哇！我，受苦受了一輩子。你，也跟着我受了一、二十年。直頂到現在你弟弟妹妹這時候，才算有點好日子過了。(振奮)現在總算晴了天了，咱們的這個家也像個家道了，總還是要

你們勤勞動着點，這以後的孩子們就該享太平福了。

明：（年輕人不像老人那樣愛回憶過去，已經無心答話。把槍從肩上摘下，想往屋裏走，漫不經心地答應）真是的。

天：（半自語）如今，還有些年輕的人，不曉得田地都來得不易，不好好的照田顧地，想着多生點產。吃飽了肚子就忘了挨餓的時候。（看見兒子沒勁聽，要走。不高興，故意說給他聽）放着家裏的活還沒幹了，天天總是『開會，開會』。也不曉得會咋那多？

明：（聽見說到自己頭上來了，站住）爹。

天：（想借這由頭數說孩子一頓，可是看見兒子又捨不得）今天又開啥會啦？

明：（小心）我回來就想着要給爹說的。剛才一打又就忘了。我給你說說吧……

（黃大媽在屋裏問：『小明這孩子還沒回來呀？飯都快做好了。外邊一個大的去開會沒回來，家裏這兩個小的又吵着要快吃飯好到學堂去。』）

媽：（向門口邊走邊說。剛才燒了會鍋，騰起一身灰，走到籬口就倚在籬邊，拍打着灰上）嗨，這真是叫人作難。

天：（同時）我回來了。

媽：回來了還不到屋裏去歇一會，馬上就要吃飯了。嗨我在屋裏簡直叫那兩個小的把

頭都吵暈了。

明：（只顧跟他爹說話）下午開的農會小組長會，區上張區長來了，晚上咱全鄉民兵還要到鄉政府集合開大會。

天：（聽說區長來了，很注意）張區長來啦？他講些啥？

明：（唱第九曲）鄉裏開農會，

區長講話多，

美國鬼子黑心肝，

侵略朝鮮又佔台灣。

張區長來講，美國鬼子又侵略朝鮮和咱台灣啦。

天：（不懂）台灣？我聽人家說那不還隔着海咧，還的很吧？朝鮮又在啥地方？

明：我聽張區長說，朝鮮在咱中國北邊，跟咱們東北緊搭界。台灣離咱們這兒還是遠，可那是咱中國的地方，咱不能讓美國鬼子給佔住呀。

天：（聽說遠的很，鬆了口氣）嗨，那怕不都有幾千上萬里路，還有外國的事，管它幹啥。（轉題）我看下午你也聽了會，晚上就別去集合了。咱那個牛欄下這幾天雨都淋歪了，趁今天晚上大月亮咱來好好給整一下。

明：爹，今天晚上不去集合可不行。

天：（不在意）有啥不行，開十次八次會有個一回兩回不到，我看也沒啥。

明：（有點着急）那可不行，爹。

天：（執拗）咋不行？牛欄不整讓它倒了就行了。

明：（低聲）牛欄明天整唄！

天：明天，明天還有明天的事。這些天種麥忙的，兩個集都沒上街，明天起來還不去趕

集呀？

媽：真的，明天可得趕集去，家裏鹽也不多了。（唱第十曲）

今年田裏好收成，

咱家的日子順人心，

多織布來多紡線，

多醃些鹽菜過新年。

今年咱們種了點菜，醃菜還得兩斤鹽。明天去賣擔松柴，把你媳婦織的那布也帶去賣一疋，早點把鹽買回來吧。

明：（無奈何）明天要趕集，那就後天整牛欄吧。

天：（微愠）我看你近來簡直有點變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你沒想想，咱種田的人還有個閒時候？

明：麥罷草完啦，我看也沒多少大事。

天：（抓住了理）『沒事』？我看事多着呢？冬天來啦你就不搞副業生產啦？

（唱第九曲）常年古話說得有，

吃了肉來要喝酒，

麥罷草完不算閒，

多把副業來生產。

趁這天晴得好，上山去砍擔松柴，挖鬆藥，要不多撿些糞，閉了到河裏去淘鐵砂。往前去，到冬臘月的時候，上山去燒兩窖炭，逢集的時候擔炭賣柴，哪不是生錢的路子。到了大雪封門的時候，還得在家裏織草鞋、編筐子、搓麻繩，留着明年開春用。這哪一樣不是事？能說沒事呀？那回張區長來開會，不還叫冬天要多搞些副業生產，勞動發家呀？我這不常開會的老頭子還記得，我看你三天兩頭開會，把這頭一條倒給開忘了。

明：（知道自己輸理，低下頭）我在家的時候也沒閒着。（唱第九曲）

收罷莊稼打了場，

麥子種下糞多上，

冬天副業來生產，

咱不能落到人後邊。

（不服氣）今年冬天的副業生產咱家不是計劃啦？我總不能落在誰家後面去。  
媽：（怕兒子受了委屈）咱只要好好生產就行。你爹說的也是爲了咱家好，誰不想自己